

『高风险区』，我来了



陈雨顺利完成高风险区入户核酸采样任务。



王红霞在高风险区楼座外认真消杀物品。

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“疫”中，有众多平凡的身影让人动容，从老党员、退役老兵，到“90后”“00后”的年轻一代，他们主动请缨“逆行”，有人流调溯源，有人坚守点位，有人保障服务……从子夜到子夜，全时全天候，冲在疫情防控最前沿。

他们叫“志愿者”“网格员”，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传递强大的温暖与力量、信心与希望，守一块阵地，护一方安宁。

我们都是抗疫一员

11月8日晚8点多，市北法院下沉社区的工作群里，民一庭庭长赵长河发出一条信息：“接合肥路街道电话，丽景苑小区今天晚上加测核酸，需要信息登记人员，有愿意参加的，请速与我联系。”

“赵庭，我可以。”29岁的法官助理陈雨回应道。

“你是不是有点虎？”听到她突然决定大晚上要去有确诊病例的小区，丈夫担心地埋怨道。可定了定神，他又说道：“我开车送你去吧，这么晚了，也没有出租车会送你去高风险区。”

陈雨随身带了一个包，就装了充电器、水杯和纸巾。到达丽景苑小区已是晚上9点多，看到空荡荡的小区院落和居民楼里亮起的一排排灯光，说“不紧张”那是假的。

小区外墙的一处路灯下，负责执勤的几位派出所民警一天没吃饭了，他们取来已经冰凉的工作餐，放在一个纸箱上，围坐在风里吃起来。

陈雨拿出手机拍下了这一幕，这一刻她意识到，来到高风险区，不光意味着有被传染的危险，还有昼夜不分的高强度工作。随后她接到通知：当晚在社区参加培训，次日一早配合医护人员完成上门入户核酸采样。

晚10点多，陈雨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被送到合肥路社区办公地点，这里灯火通明，大家还在进进出出忙碌着。那晚，她坐在会议室里，趴在桌子上睡了两个小时。后来才知道，不论是社区工作人员还是志愿者，晚上找个角落眯一会儿，这是常态。

11月9日早上，陈雨调整至恒苑小区。志愿者与医护人员两人一组，做一户一管的入户核酸采样。医护人员负责采样，志愿者协助完成其余工作：打开收集管，收集拭子，用手机上传信息。

“我来了。”走进标着“高风险区”的围挡，陈雨录下一段视频，站在无人街道上的她声音很大，像是在给自己鼓劲。

与她一组的是年龄相仿的一名护士，陈雨看不清她的脸，“隔着防护罩，只能看到她的眼神很温柔。”从简单的交流中陈雨了解到她的一些片段：她是即墨区人民医院的护士，刚从枣庄抗疫回来，已经一个多月没回家了。

第一次把拭子放进装着保存液的收集管时，陈雨紧张得都不敢呼吸，生怕手抖了，液体溅出来。同伴轻声安慰她：“慢慢来，不着急。”每采完一户，她俩就相互喷洒酒精，提醒对方保持距离。

“真佩服你，你真不容易。”陈雨忍不住

夸赞同伴，对方则好奇地问陈雨，为什么会报名做志愿者。陈雨说：“我们都是抗疫一员，要拧成一股绳。”

抽空给远在泰安的父母发了条短信：“我来高风险区做志愿者了。”没想到爸妈非常支持陈雨，还给她写了一首加油的小诗：“平凡不平常，祖国好儿郎。无怨无悔冲，抗疫作斗争。亲友如相问，冰心玉壶中。”

陈雨有个弟弟在北海舰队服役，爸爸给女儿留言：“儿女都在为国尽忠，我和妈妈为你们感到很自豪。”

采样回来去“庭审”

陈雨只是抗疫志愿者中的一员，她所在的市北法院，每天有70人下沉街道参与抗疫辅助工作，本轮疫情以来，共有560余人次下沉街道，志愿者群里经常半夜还在闪现着消息和通知，总有人回应、接龙。

民一庭庭长赵长河今年53岁，作为市北法院与合肥路防疫工作联络负责人，连续一周都靠在社区，最忙的时候几乎三天没睡觉。

陈雨的众多同事，有的负责检验样品和密接、次密接的转运，多次让他换班都被拒绝了，给出的理由是：“这边工作我都熟悉了，换了别人还得重新学……”

有的坚守在高风险区里，每天身着厚实的防护服往返于各家各户，为居民们送菜送饭、清理垃圾，以及每天例行的多次消杀，24小时不间断。

还有对接隔离酒店的十几名志愿者，负责运送物资、病例转运等工作。有几天里，随着隔离人员不断增加，转运任务愈发沉重，经常是披着月光出发，迎着太阳返回。

11月9日早上7点准备，8点入户，下午两点才结束采样。回到社区的陈雨不敢耽误片刻，找了个角落席地而坐，把笔记本电脑架在自己的腿上，手头有个紧急案子，她需要整理好材料。

“双方当事人，声音、画面是否清晰流畅？”“请保持信号畅通，现在开庭！”案件通过“云间”庭审正式开庭。参与社区志愿工作，不代表本职工作就可以扔一边，陈雨和她的同事们都是半天忙抗疫，半天忙庭审。

不在天边在身旁

11月12日下午5点多，68岁的王红霞刚回家，就接到了来自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：“大姐，A2号楼座高风险区，我们需要

‘反穿衣’。”放下电话，她马上返回社区拿了物资，送到A2号楼楼下。

王红霞是浮山新区街道同和路社区第一网格党支部书记，也是一名干了14年的社区志愿者。平时她带领的一支志愿者队伍有40多人，都是50多岁到60多岁不等的社区居民，其中不少是老党员、退役老兵，他们服务社区的A1~A26号楼，共26个楼座，124个单元。

这些楼都是7层高的多层建筑，从创城、城市更新的清楼，到防疫入户登记，伴随王红霞这些日常工作，上下爬楼是家常便饭，忙的时候常常累到她腿肚抽筋。

市北区连续几日的核酸检测中，王红霞每天凌晨3点半起床，到社区对接整理分配物资，常来做核酸检测的医护人员手套用哪个型号，她都记得很清楚。

高风险区楼座里有一名70多岁的大爷，没有微信，王红霞每天都和他电话联系，需要什么物资，或者发什么通知及时转告。一次大爷给她打电话，说自己的药不够了，“你写个纸条递出来，或者一字一字念给我听。”王红霞想了很多办法，落实每一种药的名字，最后联系到大爷办医保的社区医院，照着平常的开药记录，落实好每一种药品后送到家里。

“药可不是小事，买错就麻烦了。”王红霞表情严肃地说。

每天早出晚归，站在一米线外维持排队秩序，她常常去搀扶前来的老人，实际上她自己也心脏不好，患有心肌炎，口袋里常放着速效救心丸。家里人担心她的身体，劝她休息，她笑称：“上了这船了，一时半会儿下不来。”

作为网格员，王红霞放不下的事太多了，“大家都在连轴转呢，我也不能喊累啊。”

这些天，社区工作人员、志愿者都奔走在抗疫一线，吃饭睡觉没空点，饭刚扒拉两口，一个电话打来，饭盒一扣，放在桌子上就去忙了。11月4日加密核酸那天，好多人都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，准备好物资后已经凌晨一两点钟了，凌晨三点多就开始准备核酸检测。高风险区门前的帐篷里，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更是没白没黑，晚上只有一个电暖气，穿两层羽绒服还冻得发抖。

王红霞和志愿者们最近编了一首打油诗，发在社区“网格党建小喇叭”的宣传平台上——

若有急难也不怕，
社区网格可以帮。
要问网格哪里找？
不在天边在身旁。